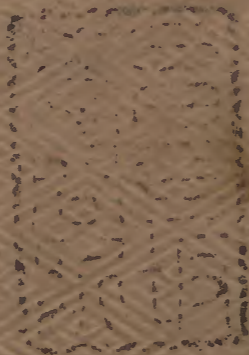


毛詩註疏

十五下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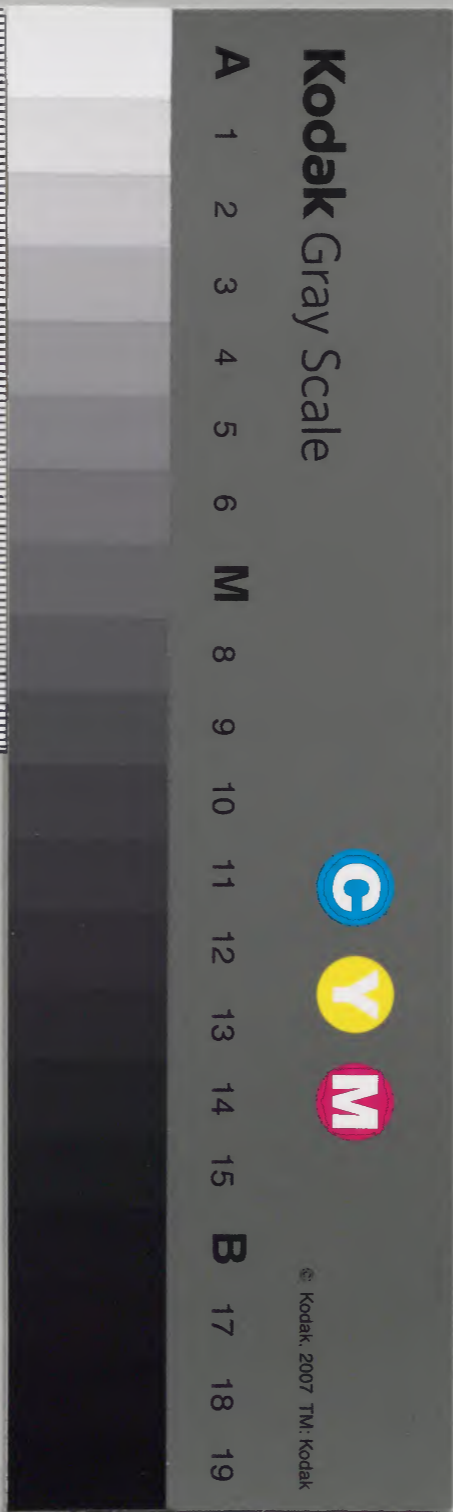
八



漢書門類	四九三	三九一	七	九三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類	四九三	三九一	七	九三
類	號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1
冊數	100 (17)
函號	276 25



毛詩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漢鄭氏箋

禮記

毛詩小雅

唐孔穎達疏

禮記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

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

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

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

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直送反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明上有古字

常下有服字



毛詩

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特
人所著之服，無常也。少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
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亦有不
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與上齊，亦作詩，反以
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亦作詩，反以
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及白華，言周
周人者，謂京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
蓋敝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
上人者，謂無常，故下民亦不言刺，幽王者，此
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之然風俗，不齊
者，德服非一，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使之衣德，謂
行德服，非一，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使之衣德，謂
不於心，不可知其不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
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古

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行
二事。○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
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
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
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
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是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
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
民，則與民為長者，皆非之，故謂凡古者，明王時，也。言長
為官，偶導師，領之人，即邑宰，卿遂之官，言凡語廣
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眾矣。當各以其事
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
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得差貳，故云
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暇之處，宜
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
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
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
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為專也。

詩經卷之二十一
二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傳彼彼明王

也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

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

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傳周忠信也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

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又疾

今不然○望如字國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先

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大

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為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

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

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蜡之裘則是

有衣楊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

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則黃衣故以言

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

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

黃者多黃狐之衣非青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

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

黃冠黃冠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

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

為輕又不衣楊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

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

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

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
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
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
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
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
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
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
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
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
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
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
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
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奢
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
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國都人士
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士
亦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
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

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
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
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彼都人士臺笠
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

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

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
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

本亦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國云彼君

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隆殺也。亦作緇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本

又所側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

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說音悅。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歡說而憂心思古也。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邦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緇布。

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迷言行故舉其冠。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占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非帛且若帛為玄冠則。禮云緇布冠頰項注云緇。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同冠。之耳今未冠弁者著卷幘。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

詩經卷之三

四

朱

注琇下有實字

耳下有也字

耳下有音美字

經苑作苑注同

言

正義曰傳變網言密則以網為密也網者網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極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彼知人士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云言以美石為瑱瑱塞耳音誘瑱他見反彼君

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云吉讀為姑尹氏姑氏

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入日九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姑其吉反又其乙反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云苑猶屈也積也音鬱又於阮反彼

至苑結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鄙人者

不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傳琇美石也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王者侯以下則王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傳尹正之辭寡吉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公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與同室為昏姻也韓奕公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

詩

是結與周室為昏姻也一八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
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其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
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
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也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
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田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
衰世為難矣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

蔓厲帶之垂者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

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蔓螿蟲也尾末捷然似

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鄭當亦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

同蔓勑邁反又勑界反勑音蠶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蔓

短尾為蠶蠶音虛伐反鞶音寒反螿音釋本又作蠶

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上時掌反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

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至之邁。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

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

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

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

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鞶裂

為異餘同。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

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

垂者。絕句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蔓將外物

也。以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

也。以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

也。以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

枝宗本作技起下有者字

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
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綠之垂而不名之為
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
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
路已為蠶尾言蠶尾有毒也故以為螫蟲其末尾捷
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髻而有曲者
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
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下皆無然
字。○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
此節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
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
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卷之髮則有旒傳旒揚也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
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
於禮自當有旒也旒枝旒揚起也。旒音揚也**我不見兮**

不作非

云何行矣云肝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
俱反肝喜匪伊至肝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
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比下二句
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
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怨曠者君

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
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采綠四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
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

詩卷之五

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
 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
 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
 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
 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
 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
 思之情可閱而欲從之語為非
 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

曰掬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
 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手曰掬芻楚俱反草也

易以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案

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局非王反卷音權下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
 能滿其一掬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此
 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
 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
 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異餘同無君子故也
 唯婦人則沐髮以待之今之異餘同無君子故也
 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
 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以田禮婦至待之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在天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
 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

待之此我義勢終朝采藍不盈一簪傳衣蔽前謂之

所加非經言也云藍染草也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變云婦人過

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音占詹終朝

詹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

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

不至尚以為恨况今日月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

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

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思蔽前衣蔽膝也藍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

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蔽前衣蔽膝也藍染

華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藍染

正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

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

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

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

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

不至為過期之喻注云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

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

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

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

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

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

人當一又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編

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

正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

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

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

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
之數為夫子御日之文也九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
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也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
也夫入自然三人當一以是十五日一編與聖數相
當故云然亦者亦聖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
之言以證之而后皆取其感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
也聖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姪
婦從卑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聖前推之則
後先尊至聖而夫人三進聖後亦如之以此推之則
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
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御庶人多
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與毛異之意由過時
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
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
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之子
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五月之子

于狩言張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云之子是子

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

從之為之張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怨

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符尺收反。韞勅亮反。發也。沈

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音。婦之子至之繩。正義曰

餘下同為于為反下同。婦之子至之繩。正義曰

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

與我當與之張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囊中也

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弛弓納于囊中也

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繩

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緝綸也。則綸是繩各弋是繫

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鈞竿也

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綸謂之繩

綸也說文云繳生絲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

為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云觀

詩經

卷之

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鈞必得魴鱣。魴鱣是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鈞必得魴鱣。魴鱣是多也。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鮐音防。鱣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觀。技。而其鈞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其鈞反。符鈞故此。又說其鈞之技。上兼有符此。偏言鈞者。因上鈞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鈞。非謂役中時也。俗本作觀。觀誤也。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

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上。照反。注及下同。召。黍苗。五章。

也。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上衆臣之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以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伯。以兼卿士耳。陳宣王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並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興也芄芄長大貌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芄浦東反一音壯雄反長張丈反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悠悠行貌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

說以先之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

音悅反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是

始說反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

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

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

也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

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

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

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

又刺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

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

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勤勞

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

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云集猶成

也蓋猶督也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

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

警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

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與反解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為干偽反
行爲擡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
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
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管謝畢召伯則告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
止臣廢其事故刺之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
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
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
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
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入
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
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
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
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
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
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
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

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
牽傍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
亦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
既云將車者牽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
牛在輓之外不在輓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
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
云牽傍在輓外輓牛也人御之役雖非封國要牽傍
亦在輓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
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
文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
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
知故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
略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
行者御車者師者旅也公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
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

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傳徒行至旅者正義

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

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

云徒御不驚以徒為輦者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

徒行也傳召伯至旅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

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為旅

五旅為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

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

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肅肅謝功

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傳謝邑也云肅肅

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

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平泉

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傳王治曰平水治曰清

箋云召伯管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

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

心安傳治直吏反下傳士治至曰清正義曰此

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傳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

人

子

盡

心

以

變

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
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
者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

利人也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

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

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反庇必利

反又彼備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云思在野之君

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注樂音洛隰桑至如

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
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
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
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在野
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
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
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阿然至
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
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
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陰
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
人言有此蔭涼以利民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
人也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
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苑柳云不尚息焉則
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為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
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

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萋楚不必
 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
 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隰
 之實然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傳沃柔也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膠固也云君子在位
 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音交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傳云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藏鄭子鄭誨乎孔子至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申姜姓之國也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

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
 與反孽魚列反

為于偽反適音的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
 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

也幽王之後褒姒也幽王初取申女以為後
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
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效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庶
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作白華之使天下
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為之而刺褒姒者言刺褒
刺之也申后之黜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
黜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
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
三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
八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
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
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申姜至
正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
姒其人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
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以中褒皆為王后故
辭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孽也

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此
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
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栢文王曰本支
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
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
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
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
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
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
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
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
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
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

白上有人刈三字
忍作艱
取下有后字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

滅國。菅音奸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

褒姒諧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遠于願反下注

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詠白華至獨兮。毛以為

管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絮白相束而成用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絮白之謂今

而無子兮是不以絮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

知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為菅柔韌中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

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未備兮

何為更納褒姒。妙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

滅國也。寵。妙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

為愈餘同。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野

草云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

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

道宜以端成絮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菅漚之明韌

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

非以東白華也。茅雖比菅為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

詩卷之五

陸賈清

下無不有微字

相上有可字天下有之字

獻作微一微而有微

用褒妙之護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
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為獨也 **英英白**

雲露彼菅茅 **傳**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箋** 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

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

申后見黜 **詩** 英如字韓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傳** 步行

猶可也 **箋** 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漿周

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反 謂 妖 云 變 尹 雅 反 繁 士 其 反 沫 也 又 尸 醫 反 必 計

是 鮮 潤 之 白 雲 下 露 潤 彼 菅 之 與 茅 使 之 得 長 成 是

管 茅 天 之 氣 無 微 不 著 無 不 覆 養 然 天 不 遺 物 尚 養 彼

於 我 而 見 黜 退 不 得 覆 養 是 菅 茅 之 不 如 也 鄭 以

為 英 英 之 白 雲 降 露 潤 養 彼 可 以 為 菅 之 白 茅 使 與

白 華 之 菅 相 亂 易 猶 蒼 天 下 妖 氣 生 彼 可 以 為 后 之

褒 妙 合 與 申 后 相 換 代 也 天 生 褒 姒 以 惑 周 若 雲 之

養 茅 以 亂 用 則 為 天 下 之 妖 然 其 妖 本 自 夏 世 以 至

於 周 時 是 天 行 此 艱 難 之 妖 矣 矣 之 子 幽 王 何 故 不

圖 其 變 之 所 由 來 而 寵 之 以 代 后 將 至 於 滅 國 乎 。

傳 英 英 至 覆 養 。

貌 言 露 亦 有 雲 者 以 雨 必 有 雲 言 亦 亦 雨 也 以 今 觀

之 有 雲 則 無 露 無 雲 乃 有 露 言 露 亦 有 雲 者 露 雲 氣

微 不 映 日 月 不 得 如 雨 之 雲 耳 非 無 雲 也 若 露 濃 露

合則清旦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
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蒙養也。白雲至見
點。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廢妙而
點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
退以此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衰妙使申后見
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
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
於我身不我化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
手說。天行艱妙。天行至衰妙。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
喻天生衰妙。天行艱妙。天行至衰妙。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
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
然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脩德行則可妖變
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忠
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器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以奔褒褒人有欲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人可
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漿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告之龍亡而滌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
謀之化而為玄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而遭
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
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章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漿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謀謹呼也龜或為玃
玃蜥蜴也毀齒曰齒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
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龜非陸

詩流十五之三

三

意作澤

水下有皆字
嘯古本作歛

為下有惡字

嘯敵易地

池之物故云或為蛇蜥也以其言禾故為流彘之
 紀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
 立四十六年崩是年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然則宣王
 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為共和十四年而
 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
 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特母年五十六凡在母
 腹四十二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
 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
 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貌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滌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滌符彪
 浸子鳩反宇亦作寢。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碩大
 殖市力反鎬戶老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碩大
 也妖大之人謂襄姒也申后見黜襄姒之所為故憂

作而念之。○嘯音歛本亦作嘯妖占卯。○北流。○正
 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
 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喻王無恩於申后。滌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日
 所觀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
 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
 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
 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
 頻則此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
 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汗下引豐以灌溉故
 言浸彼稻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
 引豐水亦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碩大
 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碩大
 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襄姒襄姒而言大人故言
 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
 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

當與鄭同樵彼桑薪印烘于煤傳印我烘燎也煤炷竈也

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

養饁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

炷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

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樵但焦反印五綱

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煤市林反燎音了

又力弔力召二反炷音恚又立弭反郭云三隅竈也

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頰反何康瑩反顧野王

口井鳥攜二反炷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饁尺志反

爨七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維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

以欲爨云我之用之燎於煤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

所也以興幽王聘納彼中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

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后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

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

之見黜衰妙之由故惡衰妙言彼妖大之人衰妙由

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人正

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煤

炷也舍人曰煤炷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

炷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上亦燃

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

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傳人之樵取至

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則樵

詩卷一

卷一

三四

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傳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

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
聞亦不可止見賢通反**念子慄慄視我邁邁**傳邁邁

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慄慄然欲

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慄七感反說文七倒

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孚吹反又孚葛反

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狠怒也說音悅

同疏鼓鍾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

也以與王既廢黜其于外擊鍾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

行而使天下之不效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

念子幽王之惡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憫何為王

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

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

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

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

邁是不悅其所言也**有鷺在梁有鶴在林**傳鷺禿鷺也箋云鷺

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

鶴絮白而反在林與王養褻妙而餒申后近惡而遠

善鷺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疏有鷺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鷺之鳥在於魚

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褻也申也皆以
 后為尊貴褻妙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
 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
 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鴛也至遠善
 鳥也故喻申后鴛實惡鳥以興褻妙今鴛言梁鶴言
 林是舉鴛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
 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褻妙
 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
 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鴛鴦在

梁駭其左翼



云駭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 彼別

反下段嫁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云良善也王無

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 成反 令力

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

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

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

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

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

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斂左至家道。正義

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

以成家道也此經駭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

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不亦亦作以也作

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傳云王

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

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顯反之子之遠俾我疾兮

疾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禮反又徐都

支其有扁至疾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反其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

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

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

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正

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

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

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言

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

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詩統

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白華人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縣作綿下同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

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

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皆同注如字介音界 餽音周贍市豔反

詩卷之十五之三

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
 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
 則予之飲食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
 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倅音皮下同
 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之
 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
 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末介從
 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
 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俅車謂未至則
 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未至則
 不飲食教載之其義當然於大臣何為遺忘已

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然蠻小貌釋丘云非人
 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為一物矣而以丘阿為曲
 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
 有卷者阿知立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為大臣無仁心
 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也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
 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
 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
 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
 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屬之者以臣雖
 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已情擇而依
 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已本親
 之冀其恤已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
 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禮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
 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
 為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

詩經卷之三

三

在國依屬出則從行着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常故隨文為文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

帛結黃鳥止于丘隅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

行畏不能趨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

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難。憚徒旦反下同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帛結黃鳥止于丘

側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也如字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帛結黃鳥止于丘隅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醢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饗餼許氣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及腥音星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

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道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較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道蓋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云牛羊豕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五帝則繫於牢，芻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割烹之事，亨人掌外內饗之粢，亨人掌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為熟則饗，非熟矣。僖三十二年左傳曰：饗餼與宰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饗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饗曰饗，謂生肉未煮者也。既有饗餼，遂因解牽使內之，別名皆盡於此。此饗餼相對，故饗為腥，其饗亦生，哀二十四年

左傳云：饗師乃還，餼臧石，牛足以生，牛場之也。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饗，而不與牽饗相對，故為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辭詐與賓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瓠葉

貌，燕人之菜也。爨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

菹也。此君子謂燕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

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

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

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幡乎煩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

食作酒是

詩疏

五

宣

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

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為酌名故○反他

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疏有

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

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酒之

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

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宰而

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毛曰

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燔去

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桂以蓋之

茲去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炮之也毛當是

言之理斯字當訓為此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當是

而耳然衆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

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

在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毛炮

之不可燭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

上言獻奏也○為異斯為兔首之正義曰鄭以斯首

以見兔小復毛為異斯為兔首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

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

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薄曰于思于思服

詩疏十五之三

張子列

禮故先述道蓋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
 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
 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
 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
 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
 亢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於上章解之者以前
 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
 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
 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執鷺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有兔斯首燔
 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 炕火曰炙酢報也

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
 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苦浪反何沈又苦即反
 於火上以炙之 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

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主人之舉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神
 若割截而柔者則鬱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 飲者謂
 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
 之君子有酒酌言酌之傳 酌道飲也 爰云主人既卒
 酌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市酌
 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 酌道飲 正義曰
 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 酌者欲以酌賓而
 謂之酌也 主人舉酌之初其實飲訖進酒於賓乃
 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為酌故辨之主人既卒酌爵又
 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酌猶今俗人
 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
 酌之箋皆往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漸作漸下同秋作程
致作畔
在作控

嶰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亦作慚慚下同狄徒歷反本或作翟

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

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鄧音了

本又作藜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

章六句至是詩也正義曰漸漸之石詩皆下國所

作以刺幽王也幽王無道西戎北狄皆違叛之

荆楚之羣舒又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

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

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

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

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

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之為六句之總三

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為六句之總三

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

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

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人久病

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人久病

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人久病

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

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

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

○荆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

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

為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

作荆州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

詩統二五之三

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
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
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
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鄆舒庸又有
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
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
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傳漸漸山石

高峻傳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

疆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

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傳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下勞下有初字
王作正

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之朝於王傳漸漸至朝矣○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

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

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

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

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

相朝矣○鄭以漸漸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

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

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

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

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

傳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為山
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
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
事鄭以勞為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
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成役

詩統三之三

三

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毓云篇義言役人又病於外故經曰山川維其勞苦也
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征我狄而言俱是述毛
為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茗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
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
息此序言我狄叛之明其亦伐我狄傳又摠而注之
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為毛說若然卒章上四
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
山川事類故并之○山石至地不同故分之則此
漸高不可上故喻我狄疆不可伐也知非我狄之國
高者以序唯言我狄叛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
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
得言我狄之高山不可伐故以喻其衆疆也維其高矣
還言我狄之高山不可伐故以喻其衆疆也維其高矣
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之
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
能正之也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
著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勞字

常明較音既知近於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
常明較音既知近於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
以下云武人亦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以可
言不能正之不得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
之地為下事發端也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
序云我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
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
則荆舒之惡為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
言涉波下言涉沱俱是事明其共為一喻故皆以
為荆舒焉○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將
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考諸侯
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
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
病必不能正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
征役者言若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
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詩
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
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

詩卷之三

二

陸

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漸不當以此為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

也傳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

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邨反鄭在律反崔罪回

同武人東征不皇出矣傳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

於王傳漸漸至出矣○毛以為時遠征戎狄戎役罷

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

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由行

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

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卒若不暇出而相與

為禮也○鄭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

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不可得而伐矣其劑

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化

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卒竟沒盡○正義

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

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問故沒為盡也

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

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卒者至

盡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

故讀為卒釋山云卒者匪義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

者箋云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

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

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有豕

白蹄丞涉波矣傳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

水波傳云丞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

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繪教之處與

水波作波水

繪作繪

為雨也。賜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易也。燠火
 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
 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
 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寒燠即
 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
 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
 秋。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
 明。雨。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矣。失
 之。於。書。傳。也。○。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上。經
 相。接。為。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
 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不
 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而。已。
 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為。大
 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為。不。善。然。後。荆
 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
 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
 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
 其。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之。

餘事。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為
 命。其守職。不干王命。王命。定為他矣。故知不能正之
 即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

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

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

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音韶。草名。華

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苕之華。三章章四句。至

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是詩。正義曰。言西戎

師下有而字

今上肯已字

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西夷
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
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
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閱周室之將
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
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
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
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
為義次也○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
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
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
或出師或出旅以助工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
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
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
知大夫將師出見我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知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
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我狄交侵而發

憤則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
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
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木出不得逢之也逢之
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蒼之華芸其黃矣傳興也蒼陵蒼也將落則黃箋云陵

蒼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蒼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

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

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戶雅反下同罷音運夏心

之憂矣維其傷矣箋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疏華至

傷矣○正義曰陵蒼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
其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強國盛
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若幹特立矣
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

則上有數字

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之
發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
 見侵削也。傳苕陵至則
更正義曰釋草云苕陵
 苕黃華葉白華芟舍人曰
召陵苕也黃華名葉白華
 名菱別華色之名也某氏
曰本草云陵時一名陵苕
 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
水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
 今紫草華可染皂菴以沐
安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
 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
治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
 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
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
 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
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
 裳者華言之則共為極黃
之貌故將落乃然
 若至孤弱。正義曰紫赤
即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
 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猶
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
 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
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
 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
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
 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
伐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
 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
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
 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

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仁
 是也華黃落則苕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
 則京師也苕之華其葉青青傳華落葉青青然云京

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
 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同

下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傳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
 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

之甚疏苕之至無生。毛以為上言華將落故於此
言已落言陵苕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有

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
 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疆復敗諸夏藩衛既
 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
 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

無作母

下不作無同作肉

傷生逢今世。○卸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猶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同。○**傳**華落葉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眾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傳**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吹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御。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初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

詳一作詳

才為皆亡。不可以落為喻。故為衰耳。○**傳**我我。其。○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為我。王以。連時多難。非已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為恨。故知已。○**傳**羊墳首。三星在罍。○**傳**羊。羊。牝羊也。墳。大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羊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傳**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傳**羊子桑反墳。扶作雷。牝。頻。忍。反。笱。音苟。復。扶。又。反。○**傳**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傳**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

也作耳

詩經卷之五

四卷下

饑饉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治直吏反鮮息疏反至以

飽○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羊而責其大

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

周不復與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鴈之中其

去斯須不可久也於亂世之食而飢入於治世豐食而

亦不可久也○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

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

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之少無可以

飽之是所以可傷也○釋○羊至可久○正義曰釋

畜云羊壯粉牝將故知○羊牝羊也○墳大釋○文牝

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

隨天運晝夜一周魚苟之間暫見心星之光耀須臾

即過故言不可久也○詩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

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

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

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何多也

草一作中級作時

治山少乎所以易毛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音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

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

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

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

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

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

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

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

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說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

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

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

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

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

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說

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也何

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

見草之黃嗟然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觀物而

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

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

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

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

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其何日不

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所將則是士卒

下句既為士卒何草不玄何人不矜說云玄赤

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

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頑

反注同孽魚列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說云征夫從役

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

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說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

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

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

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

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當

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說玄赤至之

矜正義曰鄭於冬官鐘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緞

下機車二字本

縑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
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
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
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
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
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
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於書傳及
王制文彼言者宜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
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
者同故謂之於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於與鰥古今字。古者至民乎。正
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
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
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暮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
厚之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云。兕虎比戰士也。履反。兕徐。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疏。兕匪

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
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
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
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兕虎野獸。正
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
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
鎧釋獸云兕似牛其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
青色重千斤是也。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
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孤比有
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
也。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芄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疏。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芄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有芄至周道。正
士板反輦者一本本作輦車。義曰有芄芄然而
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
我有棧之輦車入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

詩卷五

卷五

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
言其小至役車。正義曰以凡為狐之狀非大獸故
車故云棧車役車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
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
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
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蕃營是行止
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
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
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
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
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入輓以行也。春
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
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
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
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

非此軍旅徒役所當行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
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無入役車同又知非彼
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為名
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
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
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詩之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非羣者此同其類與車共受之也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文王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

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
篇是文王之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

立周邦 而王 疏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至作

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
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

注受命下有者
字

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
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為鑒用文王為法言文王
之能代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正事故序言
受命作周以摠之。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
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
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
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身
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
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
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子苞籬以流坤吐
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則河圖由天洛書自
地識綿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
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
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
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使之命故後世創基之
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命故後世創基之
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但有天

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
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
無明說鷓鴣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
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
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
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
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
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常昭皇甫
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
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八年十九年其即位
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
四十二年歲在鷓鴣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
始攝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
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而崩召太子明其七
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尚書周傳云文王
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
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頤四年伐

大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
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
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
曰明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西伯崩此雖伐
邦夷與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
犬夷與伐者伐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
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
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
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
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冊書入豐止
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援引河圖曰倉帝
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
節二靈臺受命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
崇作靈臺受赤雀銜冊書而命之是鄭意
戊午節二十九時赤雀銜冊書而命之是鄭意
以入戊午節二十九時赤雀銜冊書而命之是鄭意
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節二
十九年伐之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

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猶如也如
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節二
十九年難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錄應河圖則
二十九年之文為受錄而後受錄者即謂受冊書
王命之錄也以此知入戊午節二十九年是赤
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
於天下然後始言受錄者以文王之時所為大事
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
所為之事先下乃繼以受錄應河圖此等事皆由
受錄而為之故受錄之言與二十九等事不連耳
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冊書亦以伐
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
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
精授液位正昌注云火為之相戊午節也又為火子必言
火使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午節也又為火子必言
文王受命在戊午節之意既言入戊午節象也是言
年受錄復說在戊午節之意既言入戊午節象也是言

年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
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
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節三十年故改元
命元年為入戊午節三十年故改元矣是鄭以
也又以曆校之入戊午節二十年改元在戊午
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
歲在己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
子譜云以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
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
又中候維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
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
君豐也即云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
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冊書命云維
金鈐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
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
改元鄭所參校於茲明矣然鄭於金縢之末
云文王十五年生武王又九年武王而終時
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

一年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為七年鄭云文王
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
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為之武王未及改
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
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
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須
緝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
歲在戊午節二十九也矣案乾鑿度云曆元名
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
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
之命為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節二十四
矣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
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節二十九
年受籙之言足以可明故畧其殘數整言二百
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節二十九
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為一節二十節為一紀積
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

以甲子之日為初節名甲子節一也滿七十六歲
其後年次癸卯節即以癸卯為節首二也從此
以後壬午為節三也辛酉節四也庚子節五也
卯節六也戊午節七也丁酉節八也丙子節九也
乙卯節十也甲午節十一也庚午節十二也壬子
節十三也辛卯節十四也庚午節十五也丙子
節十六也戊子節十七也丁卯節十八也丙午
節十九也乙酉節二十也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
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
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七十五歲除之得
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八歲即是入後紀
酉庚子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
戌午節二卯等六節除之五年為二十九歲受赤
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
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
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
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歲在戊

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一年下至惠公末年又復
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雜師謀注云數文王受
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年矣而雜師謀注云數
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同天三百六十五年者
誤而加編校諸本則無五子也或以為文王再受
天命入戊午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歲受丹
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
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識緯所言文王之事最
為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治命則應有文言之
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
及雜師謀皆說文王之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
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
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
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凰
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
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即丹書是也然鄭何處
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則
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後命何也鄭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若前命已為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為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遠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証也若禹觀河見長人臯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為正也故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神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

也鳳凰通卦驗謂之為鳥者羽虫之大也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我既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凰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又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謙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為次未可即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邦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書序云殷始咎周註云咎惡也紂

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
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註云乘勝也紂得散宜
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
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後乃被囚得釋乃
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大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
伐耆也出車說文王勞之勞還帥云春日遲遲是四
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勞還帥云春日遲遲是四
即以此歲暮伐耆故紂五年代耆也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紂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
當與之為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紂王顯然肯叛
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天下云
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既黎若已稱王則愚者
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
西伯明時未為王是六年一稱王為得其實故乾鑿
度布王號之下註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改此是紂
無意以為六年始王也但有稱王之土自於國內建元
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土自於國內建元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

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入道西伯蓋受命之
年稱王皇甫謚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故
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無理矣但考其
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無理矣但考其
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
殷紂尚存雖於年為晚而時未可稱故為早也
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
注云我稱王非為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
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天子矣皇矣說乎上崇
事而云是類是馮王之制云天子將矣皇矣說乎上崇
馮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
祭天者文王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
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六州而禮記文王
雖稱王政正統未稱王已行六州而禮記文王
曰牧之野武王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禮記文王
後又復頒布使天下編知正朔未制禮也然則
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禮乃正言正朔未制禮也然則
正月者蓋特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朔未制禮也然則

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
其得之年月雜師謀注云文王既得崇侯乃得呂
尚於磻石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
宜生南宮括開夫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
見西伯於羹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
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實須大
夷大作為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
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謚以爲未
受命時已得太公群言不同莫能齊一按左傳稱
呂公爲王勞則武王之不此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
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王室且文王
於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
王取其人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
有殊勲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
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
無所宜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
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伏弑之勞不
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

哉矣齊世家云尚蓋嘗窮困年矣以魚釣于
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
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
海濱周西伯拘羹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
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
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
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
能正之尚書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
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
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不復重
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
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

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
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於音烏註及
下於緝并註皆

起上亦皆字

此字一本無

下光字上有言字

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珍慮反謚音示慎周雖舊

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為謚也

邦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

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

新者美之也

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

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正義曰言文王初為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

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

言治民光大天所嘉美以此故為天命維新國矣

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新國矣

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

命文王我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

命則有周之德為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為不是

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

所命為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

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上帝之意隨其左右之

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此言於昭下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於天

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天

之是於為歎辭也尚書注云於穆清廟乃云於天

字耳

初為西伯以對後為王

伯之初耳以言其德著見于天

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

言著見者為天所嘉美

故

西

而知之故天命之為王使為君於天下至前而諡之
 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禮弓上曰死諡周道
 也○君之處而為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其
 邦也闕宮云定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
 也鸞鸞鳴於岐山雖為周興之兆而未諸侯國名變
 而為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變
 之新也○爾有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
 故言有以助之丞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
 也時是釋詁文○周之德至是矣○正義曰此言
 文王德著為天命所命故反其辭以結之○言又王肅云天命
 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
 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言文至接人○正
 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
 知言文王升接天下在人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
 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在祭至行之

命上育天字

○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其
 然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
 所為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豐豐文王令聞
 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為而效之○豐豐文王令聞
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傳
 豐豐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云令
 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
 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
 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
 諸侯皆百世○豐音尾聞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也
 施始鼓反適音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敷音孚
 的字或作嫡音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乎

上也一作仕或作士或作世

也者世祿也云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

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亦世也。毛以為

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為人所聞日見

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

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之

也文王之德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為臣之士

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

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識不復已止也。鄭

唯以哉為始侯為君為異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

令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為天下

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為天子支庶為諸

侯皆得百世餘同傳。聖聖至支子。正義曰。聖聖

勉也。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哉者培之

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

文繼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繼也適警本幹

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

孫子受而行之美其本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

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令善至百世。正義

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

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

其用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

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昭

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

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孫嗣

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為天子廢為諸侯皆百世

也。傳。不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為顯

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不世顯德乎。其世顯德也。

謂臣有顯德。令子孫世之。仕者世祿。欲舉輕以明重。

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男子成名之大號。

凡周至其功。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

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無士也凡
為總辭顯為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
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
以言亦世世在位也以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者
此亦世世在位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
謂不得世世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
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
諸侯或為王朝卿佐維為王後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
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後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
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為國君固當世矣
其卿大夫有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
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
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
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法不
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
弁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
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

得食其故來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
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一
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
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
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謂諸侯世謂卿
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
也仕者世祿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治
祿為常雖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功功德亦得世位故
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歲膏育
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
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
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
道有絕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
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
也其得世者又遠常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
法以大功而許之耳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傳翼翼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傳翼翼思皇多士

皇天損幹也言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

其為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

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于偽反下天

為此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禮反後

濟濟而詳之至以寧○毛以為因上不顯亦世文反

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實為君之

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

天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

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以人

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文王以寧

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願

我周家為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

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齊濟多士選謂

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齊翼至損幹○

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之以

此禮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為辭皇與

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現故皇為天

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為生衆士於此周國

謀至之臣○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為損幹也○

情之所謂願故以思為願朝廷之士多妬忌賢能故嘉

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願多賢實

翼為恭敬而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忠故
 言忠敬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用之語明克生為
 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生為
 用之矣○濟濟多威儀○正義曰此多士是上世
 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無之釋訓云濟
 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總
 為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
 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
 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緝七入反熙許其
 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此
 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反假古雅反固也**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麗數也盛德不

多言作言多

不下有可字

可為衆也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
 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
 言衆之不如德也麗力計反
 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
 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此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有光
 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
 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言
 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為惡之故至於上
 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德盛
 之至也○鄭唯以侯為君言商之孫子為君於周之
 九服之中為異餘同○穆穆至假固○正義曰穆
 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
 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為
 天所命宜為堅固故為固也○穆穆至假固○正義曰
 義曰於為歡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光明正

女下五字作沙先
祖所為君之法度
也十字

爾祖傳蓋進也無念念也傳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

女祖為之法王斥成王一蓋才刃反為之法疏至爾服

祖。毛以為商之子孫既眾多今維乃服臣于周以

善是無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美

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

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周之

事而言文王之寬此殷士其為裸獻行禮之時常服

其殷所服黼衣而哱冠也文王若以疆服之則當改

其衣冠令之從已今乃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王

以德服之不以疆也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

成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念汝

祖文王之法脩德服眾為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

○鄭唯上一句言為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命無

常餘同。傳則見至無常。正義曰天之孫子臣服于

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

無此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大學引康誥曰惟

無常之事也。傳殷士至曰冕。正義曰此殷士即

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訓文

敏疾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知

早來服周也裸者以鬯酒灌尸故言濯鬯也舉裸言

王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

爾服

至爾

去惡

壯美

禮而

行

常服

當改

文王

以戒

汝

道

無

可

不

得

見

以

紂

之

惡

云

今

王

之

進

用

臣

當

念

汝

祖

文

王

乎

言

當

念

汝

道

無

可

傳

則

見

至

無

常

善

致

使

商

之

孫

子

臣

服

于

周

以

紂

之

惡

傳

則

得

之

不

善

則

失

之

大

學

引

康

誥

曰

惟

是

不

于

常

道

傳

則

見

天

命

之

無

常

也

大

學

引

康

誥

曰

惟

是

不

于

常

道

傳

則

得

之

不

善

則

失

之

大

學

引

康

誥

曰

惟

是

不

于

常

道

傳

則

見

天

命

之

無

常

也

大

學

引

康

誥

曰

惟

是

不

于

常

道

傳

則

見

天

命

之

無

常

也

大

學

引

康

誥

曰

惟

是

不

于

常

道

傳

則

見

天

命

之

無

常

也

大

學

引

康

誥

曰

惟

是

不

于

常

道

也既以得為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
 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
 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
 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王冕故
 知弁是名也。殷之至以彊。正義曰殷以其美壯
 敏來助周祭裸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
 德來歸周助祭行灌管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裸為
 主於禮王正裸而后正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而云
 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元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
 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
 宰贊太宰是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
 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取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以
 祭言已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
 德不以彊本以德服之而來不以威彊使至何者若
 為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來故
 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被美文王有
 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入先以德故言不以彊也。此
 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然。

多作衆

念王之法。雀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
 念念也。○正義曰。盡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
 云念也。○今王至成王。○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
 臣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承上文。王進
 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實。成王之祖。故曰承上文。王進
 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為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美。不
 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為鑒。若文王之特。則
 紂實未。不不得為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
 是欲使後世。不得為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
 為法。此云。無念爾祖。明是上文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
 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是即上文文王為祖。非
 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同。鄭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度國亦當自求多福
 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

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

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傳遏止義善虞度也傳云宣徧

有又也天之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

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

順天之事而施行之傳過於葛反或作謂音同韓詩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

字傳載事刑法孚信也傳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

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

之疏命之至作孚。毛以為戒成王言天之命既

止於法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者當
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
行不順天為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既言行
當順天因說天難倣倣上天所為之事無聲音無臭
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冥欲倣
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
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鄭唯宣昭
義問為異以為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
人餘同。傳遏止義善虞度也。正義曰遏止義善
釋詁文虞度釋言文。有又至行之。正義曰以
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為也。蕩曰雖
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天者
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為戒而不言脩其道
以不仁為配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
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流於後與其
宜蓋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為順故言順
天之事。傳載事刑法孚信也。正義曰以其說天
之事故載為事也。刑法孚信釋詁文。天之至香

臭。正義曰：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為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即知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詩註疏第十六

十六之二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齊孔穎達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二聖相承，其

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復扶疏大明八章首

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
○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
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
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
此經八章毛以為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
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
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佑命爾燮伐大商是

詩疏卷之六

李嗣

於上有在字

效上有有字

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
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
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
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
殷與下為惣目餘同○二聖至大明○正義曰
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
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
天下論其績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
曰大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

故赫赫然著見於天變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

于天下其徵應昭哲見於天謂三辰效驗○赫呼伯

應對之應昭章遙反本或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反恐也應

也狹達也○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

發命不行於四方四方其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

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忱而赫反適音的注同

明明至四方○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

德在於下地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

此為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

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為天子謂

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

達於四方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為天命
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

李福保

二

李福保

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摠為明明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傳**明明至於天。○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於下。能感上天。○**釋**明明至效驗。○正義曰。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為摠目。其辭兼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耳。不以兩明兩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傳**忱信至挾達。正義曰。忱信釋詁文。微子之命及**生**。○**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生**。○**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

正適也。挾者周匝之義。故為達。周禮所謂決曰。決自今之。匪義同也。○**傳**天之至美。周○正義曰。自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為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之使也。故令不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紂。紂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傳**擊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傳**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擊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周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擊音至。仲字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

父母也

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

既維恭慎而明事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得不

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

有德亦由於父母

言重箋中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

小心至由父母

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

此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

之美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

亦由父母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

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也渭水也涘厓也

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

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妣

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水之陽郃戶答反渭

音謂涘音士妃音配字亦作涘配下皆同為于偽反下

則為之間有天宇

配字上有賢字

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
 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妙之小於文王纔一
 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
 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垂者帝王之後
 定於冥兆唐堯之後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
 王在於父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為沮勸
 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
 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命為生大妙所述意
 異故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止謂洽陽渭涘是
 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
 故云為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
 云大妙嗣徽音則文王之妻為大妙也此云天作之
 合下言文王親迎故知謂生大妙所言居河之涓唯
 言有微種之疾者小入不得其氣勢唯文王嘉止大
 居下濕故生疾耳辭各有意不得同也

邦有子傳嘉美也傳云文王聞大妙之賢則美之曰

磬作馨

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大邦有子傳天之

傳視磬也傳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妙之賢

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傳說文云馨馨也韓詩作磬馨馨

也**文定厥祥**傳言大妙之有文德也祥善也傳云問

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

也**親迎于渭**傳言賢聖之配也傳云賢女配聖人得

其宜故備禮也傳敬反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傳言受

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

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傳云迎大妙

配也上有相字

寺流一六三

余香

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

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

制○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浮

輝音也廣雅作船音同說文船古造字一音才早反

暉音也王雖王季尚存皆以文王既開大姒之賢則嘉

生配此言大昏之禮故言文王既開大姒之賢則嘉

美之曰大邦有子之禮故言文王既開大姒之賢則嘉

既納采問名將加卜之又益知大姒之賢言大邦之

卜而得吉行納吉之禮言大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

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

納幣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

舟以爲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

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爲異餘同○文

王至求昏○王義曰上既言大姒之生此言文王嘉

王則文王美大姒矣大邦有子文在嘉止之下是

昏也下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士

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即

名也○鄭說文云俚論也詩云俚字韓詩文作磬則俚

即引此詩箋云俚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

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既使至女弟

○正義曰以此既主文王之事先言親迎于渭是

文王身之親迎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

自美之身自定之也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

則此章文有倫次摠述昏禮故箋準行六禮之事而

結之以嘉止有子承上在渭之次故爲聞而美之既

美其賢自然求昏行納采也下言文定厥祥祥者徵

祥之美即卜吉之謂上言納采下言卜吉明此是問

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

還則卜之又知大似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釋

親云男子爲女子先主爲姊妹姊妹即女弟也

詩疏卷之二十一

二

貞

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
尊之耳初嫁必勿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
意也。○耳初嫁必勿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
○正義曰。○耳初嫁必勿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
而得吉昏以納幣為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
謂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為卜吉而不言與此祥意
協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與此祥意
禮以著義而為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
質也。此箋上有所為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
為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吉也。定其吉
詩人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簡言其事。上箋云
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
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
納者以問名。請期親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
復不須以問名。請期親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
於女之禮。故如納見行之也。徵也。三禮言納餘不言

則命之。事皆文王身為上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毋
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
聚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為模範。此詩歌之大雅
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
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
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爲美。於文王之禮。若王季使然。則
是王季行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
所專。則嘉止。定祥。亦聖之配。身矣。復何所嫌。而云文
王不可哉。○耳初嫁必勿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
明大意。以賢聖宜相配。故中禮而親迎。是言親本之親
備禮也。六禮唯親迎。爲重。言賢女配聖人。得禮行之
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
子當親迎。故與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聚皆當親迎
左氏說。王老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
親迎。明矣。在天子。雖至。其於后。猶夫親迎。于渭。即天
子。雖至。其於后。猶夫親迎。于渭。即天

詩經卷之二十一

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

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續子管反莘所中反長張文反注同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傳篤厚右助變和也

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

五也○右音祐字亦作祐注**命**有命至大商○毛以

又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

從天而來歸將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

為生善美之匹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

是莘國處長之女子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

降氣於大妣遂厚生聖子武王言武王得美氣之故為天

天既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

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

之言其伐又為天助也○鄭雅於彼周京之地為其

餘同○傳續繼至德焉○正義曰續繼釋詁文此莘

猶上擊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妣是其姓則莘是其

國故云莘大妣國也續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

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

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

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妣言大任之

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

行是取上章為說也○天為至之行**配文王**維德之

言有命自天何知不時已受命而言天為將命文王

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既集也續

女維莘言在渭之渙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

之事不得為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妣之

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

任之德經之維莘為續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

理則下通故又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傳篤厚右

十一日而渡明日已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
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鼇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鼇是劉
敬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
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
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
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顛頊水德而王帝嚳以
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
如帝嚳之代顛頊是一助也又天鼇一名玄枵齊之
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遂
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
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
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
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
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
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
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
尚書為文王受命武王伐紂特日皆用殷曆劉向五
紀論載殷曆之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鼇則

馬術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復旅

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

望周也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

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無敢懷貳心也云臨視

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商

至爾心毛以為上既言佑命武王協和伐殷故言

伐殷為天所佑之事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

木之盛也此衆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
我維欲起我而滅殷言者無為紂用盡望周勝也非
直敵人之意嚳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
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

明下有時字

暇上有閑字

柝下有义字

甲上有兵字

師率作將師

上周下殷也。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

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音皇。音羊。檀徒册反。煌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

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云尚父呂望也。

尊稱焉。鷹鷲鳥也。佐武王者為之上將。涼本亦作

韓詩作亮云相也大音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

秦鷲之利反將子匠反。會中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云肆故今也會合

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

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

野乃誓。音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率。音昧音妹。音野至清明

言將戰為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

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擅

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騶之牡馬彭彭然

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為

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

伐彼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

天下乃大清明無復蜀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

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將帥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

會合兵衆以朝且味爽清明之時伐之也。音皇。音羊。檀徒册反。煌維

至下殷。正義曰洋洋文連牧野述戰地之貌故宜

為廣。煌煌言車之鮮故為明也。騶馬白腹曰驪。釋

詩卷一

一曰

貞

曰詩辭所發理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
明當知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
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
之強成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遽閑暇於事
且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
衆整又曰好以暇故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
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尚父為左則故野之
戰不用權詐矣而維師謀說太公受兵鈴之法云踐
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
也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應
詐縱已之謀所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
知彼已當預為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
但以不用權詐故為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
以不用權詐故為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
當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信二十
二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
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育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

力考異郵至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謀
之謀不足以致鄰國是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
不譏違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
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仁宣二
年宋鄭戰于大棘左齊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
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
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
敵也何休以為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育云狂狡臨
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識是軍士當
從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則孥
戮汝明軍士雖為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
師大帥至涼佐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
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父矣
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
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
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
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太
比號故維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

尚本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尚鈞厓注云尚
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
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
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
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
為佐也亮諒義同○○佐武王為之上將○正義曰
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
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
○○肆疾至清明○正義曰釋言云寃肆也郭璞曰
輕寃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為疾之義故
以肆為疾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期不終一朝而為天
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期不終一朝而為天
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
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
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
子日之朝非訓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
為甲者失毛而妄難脫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
甲子義異○○肆故至乃誓○正義曰肆故今也

也兵之期已至即上變伐大商協和五位
師率之武即尚父鷹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初
且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足
味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以明其事同
也味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曉則塵昏旦則
清故謂朝旦為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
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
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富
橫為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注首○○繇九章章六句至太王○正義曰作繇詩
非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大王也○○正義曰作繇詩
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
世之事所以美大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太王得

沮水漆水也作沮漆皆水也

大下有之字

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叙以詩為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為勢故文倒也

繇繇瓜峽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興也繇繇不絕貌瓜

紹也峽灼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灼故謂之峽繇

繇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

郃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繇繇

然至大王而德益盛保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

興云于沮漆也瓜亦華反峽田節反韓詩峽小瓜也沮一余反漆音七灼蒲剝反長

微下有者字地下有也

所下有以字

文反麤苦毒反高辛氏帝也胃直入反部他來反王于况反亦如字後王業同古公亶父

復陶穴未有家室傳古公豳公也古言父也亶父字

或殷以各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

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

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

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傳云古公據文王

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

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函時也傳自古公處函而下

為二章發

音福注同累土於地上也說文作覆或發

以各言絕句反鑿在洛反為二于偽反

縣然不絕者是瓜紹之候瓜之本實繼元歲之瓜歲

乃帝嚳天子之曾封為諸侯後更遷於函國世世漸

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已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

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又古之公號為亶父者

於漆沮之傍其為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

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衆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

穴復而居之

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猗猗其紹猗猗舍人曰猗

小瓜予如的其本予小紹先歲之瓜曰猗然則猗之

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猗此則其種別也

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此其小如猗

故謂之猗猗是約之別名故云猗猗也此時在函言

民周民者此民自函居周復以周為代號此述周國

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此由訓為用故自

得為用也上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

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表土

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為水也或言漆

沮為二火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沮

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

一名洛水漆沮為一蓋沮一名沮水孔連言之

瓜之至沮漆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

與猗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

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如先
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為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
嚳為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
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時
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
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
無長大之時其實瓜唯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
乃帝嚳之胄是嚳為瓜而稷為跋自稷以下祖緝以
前皆為跋言縣縣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
封郟遷隨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然是在郟在郟
皆縣縣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
以約之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為高
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是稷為帝嚳之胄封於郟也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是稷為帝嚳之胄封於郟也
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
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語云昔我
豳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
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于豳狄之間韋昭云不密

先官去豳而遷於豳豳西近我北近狄周本紀亦云
不密末年夏氏政亂棄稷不務不密以失其官而奔
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豳自不密始矣言公劉遷豳
著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其言甚詳不可得
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密奔於戎狄蓋不密之時
已嘗失官逃竄豳也猶尚往來郟國未即定居於豳
公劉者不密之孫也王公劉而盡以郟民遂往居焉故
本紀又云公劉雖保我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
相地宜百姓從而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
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豳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
漆之地公劉以下居沮漆正斷以太王而德益盛
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太王為
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太
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閔宮云居岐之陽實
始翦商但在岐始盛中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
也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
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
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古公至家室○

正義曰以在龜為公故曰龜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
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
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
存之稱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甫匱亦稱甫
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
不同故又為異說或殷以匱甫為名名終當諱而得
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或曰侯稷起注云匱甫以字為
號則鄭意定以為字不必或說也自古公處龜至如
歸市皆孟子對滕文王之辭也唯彼云太王居龜此
因古公之下即云處龜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皆
云太王亶甫居龜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
之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君而殺其弟
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
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
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
云狄人將攻太王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
耆老對曰欲得穀粟財貨入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
人不正不止太王亶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

耆老對曰又欲土地也太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
不為社稷乎太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
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
乎太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
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
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
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
故不同耳此言大馬略說言救梁明國之所有莫不
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江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
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
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
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而北自龜適周當踰之也曲
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
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
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
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
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具利害而為之公劉遭夏人
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

而入我狄也大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
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
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為非而
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
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又無
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置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
法不恒定世有盛衰土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
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不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
以權宜避之戎狄內侵莫不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
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闕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
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
曰有虞氏土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
而為之故謂之陶也說文曰穴土屋也覆於地也則
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也
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
物自生然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
壤壤如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

息土之名覆者地土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
而巳故以壤言之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
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
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古公
在龜之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
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
將立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
耆老謂大王曰不為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而此
言未之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豳未有宮室
初來之事故歎美在豳新立故言在豳未有宮室
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豳未有
室家以為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室
七月云入此室處即事也然豈復穴而居故詩
居乎但言耳○我處在章發○正義曰以此居故詩
別人舉而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則知復穴俱

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
其在龜時也本其在龜則是未遷薄自古公處而
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
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龜未有室家爲
爲狄人所逐故逆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古公

曹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濟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字傳率循也許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字居也

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
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

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音朝直遷反許呼五反辟

亮知反音循亦作避後放此相息
音循公曰曹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也

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賢
之助故能克成王業○率循至字居○正義曰
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水厓釋水○此說古公而及
姜女則姜女大王之如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
來朝至賢知○正義曰大姜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
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按
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循許明是
比察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是
人君之事鄭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知也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傳周原沮
漆之間也膺膺美也董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云
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膺膺然肥美其所

字卷二十一

三

周原

生菜雖有性苦者耳如飴也此地将可居故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約其龜而卜之

卜之則又從矣

○臙音武韓詩同董音謹案廣雅云董謹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謹音徒弔

又茶音徒飴音移契苦計反本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云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

於此定民心也○周原至于茲○正義曰上言來相

周之原地無臙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董茶

之菜雖性本苦今盡其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

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龜人從已者謀之入

謀既從於是契約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

民已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

民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傳周原至契約開○正

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

也內則曰董直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菜

又云茷董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董晉語

也然則董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

董首之董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董是烏頭也契開

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官董氏掌

共燠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燠置干燠在龜

東楚燠即契所用灼龜也燠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

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也燠以楚燠之木燒之於燠

之火既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約其龜而卜之既

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

開耳○臙廣平至從矣○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

闕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

之南也上言胥字是相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

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幽人從已者謀也經云爰

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爰無所用矣
 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眾然則
 箋云始與幽人從已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
 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
 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
 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
 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事
 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
 卜從至於於是○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
 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

周爰執事
 傳慰安爰於也○箋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
 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

隱作德

將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
 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

能作得

也○強本亦作疆同居○疏迺慰至執事○正義曰上
 良反注及後放此○告民令止民心既定乃安
 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
 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為之疆場乃分其地
 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
 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時耕至滸言○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
 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為徧也
 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宣止左右
 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
 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致邑
 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
 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
 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

乃一作迺

版一作板

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
 皆無悔心也。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
 正西而來故辨之云。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據至周
 之時從水滄而言也。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
 東西何謂答曰。幽也。今為柁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
 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
 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
 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
 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也。鄭以義言之耳。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
 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慮反。處昌
 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
 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繩

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營

為繩也。繩如字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箋云

音救廣光浪。乃召至翼翼。正義曰。民既得安止

反索桑洛反。乃立國家宮室於此。乃召司空之卿

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與聚徒役使之

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立繩正之。其繩

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

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
 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司空
 至之處。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
 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
 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
 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
 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

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邰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言不至為後。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繩者至為繩。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者。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為聲之誤。耳。抹之。喫喫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傳。抹。藁也。喫喫眾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云。

勸上有相字

下梓作梓宗版同

皆作借注作借猶
俱也

抹。梓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梓聚壤土盛之。以藁而。諸版中。抹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喫耳升反。又如韓詩云。墳也。薨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眾也。王云亟疾也。屢力注反。又力朱反。注同。馮扶水反。注同。藁力追反。沈力。反字。或作標。或作藁。音同。劉熙云。盛土籠也。鍛。丁亂反。梓。薄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聖土盛。百堵皆興。磬鼓弗勝。傳。皆俱也。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磬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為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磬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韋朔。輦。周禮曰。以磬鼓鼓役事。應。堵丁古反。磬音羔。勝音升。謂之。抹之。至弗勝。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鼓。單薄。單反。

應應對之應小鼓也

抹之至弗勝

應應對之應小鼓也

士實之於藁謂之棟者衆多陜陜然既取得土送至
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藁
藁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
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
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擊擊鼓不能勝
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
也。鄭唯以度為投語異意同。○**擿**擿藁至馮馮然
○正義曰說文云擿盛土於器也。擿字從手謂以手
取土藁者盛土之器言擿藁者謂擿土於藁也取土
必多故陜陜為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為居也陜
陜藁藁皆是衆多之義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者
築者用力為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
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十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
謂脯為綴脩亦言其推打之。○**擿**擿擿至板中。○正
義曰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擿引取也故以擿
為擿言擿取壤土盛之以藁仍存藁字與傳不異也
藁藁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為居於藁義不强故云度
猶投也。○**擿**擿大至樂功。○正義曰冬官韞人為藁

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太故
云大鼓也鼓是總名鼗是鼓之別名今鼗鼓並言則
非一物故云或鼗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
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
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擿**擿五板至役事。○正義
曰五板為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鼗鼓不能止之使
休息中說不勝之義傳以鼗鼓為二鼓解有二鼓之
意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鼗朔鼗此經鼗是大
鼓也鼓謂鼗也禮法當有二鼓故鼗鼓並言之此言
勸樂之甚故知鼗鼓為二餘文則不然若禪人為鼗
鼓一建鼓在耳大射云一建鼓在作階西應鼗在其
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鼗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
小鼓也箋謂鼗為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
官鼓人云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
文而因設耳定。○**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
將將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

詩經卷之二十一

十一

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

應門焉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

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臯音羔仇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閼云盛

貌將七羊反注同朝直遙反下同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傳冢大戎大

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云大社

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蜚宜社之肉云

廼立至攸行○毛以為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

郭門後遂為天子之臯門此臯門有仇然而高大也

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為王之社

臯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為異其文義則同

之社遂為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

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

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

實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

門作正門以致應門大正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

文王之典以為臯門應門雖遷於豐用岐周舊制

故云致得為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為大社致

者自小到天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

作遂為文王之制諸侯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為諸侯其作門社

固為諸侯之制諸侯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為諸侯其作門社

手疏

為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
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
為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
宮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鄭別
而郭門為官之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
高者極之義故為高貌將將敬顯而嚴正亦互明
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庫雉正義曰鄭以檀弓
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
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
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
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制非作
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曰為諸侯之制非作
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門曰應門
文王世子云天子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
天子之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
天子亦行臯應以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

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
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
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
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
雖有外朝議大疑詢眾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
名其若日出所視與群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
以應門為朝門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社為土之神地之道也
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社為土之神地之道也
為大王為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至
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為此辭
以釋之故溥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言國家起發
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眾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
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為宜以行必須宜祭於此社
與戎故兵為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

禮記卷之二十一

天

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為有事以兵凶
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為之宜王制云
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
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
大王之社而遂為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
制以為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為此說者
蓋以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
大射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為大社之名唯施於
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大社至之肉
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訓為大社之義未即名為大社
正是諸侯不可名大社者出大眾將所告而行以出
眾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彼行也春
秋傳曰蠶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為祭社之名三傳
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師帥有
受命于廟受蠶於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蠶於
社不敬案地官掌蠶祭祀共蠶器之蠶注云蠶大蛇
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蠶可以白器令色白然則

故下有今字

言在傳所云蠶者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肆不殄厥
蠶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傳肆故今也愠
恚隕墜也兌成蹊也○云小聘曰問柞櫟也棫白椴
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
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
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
然不有征伐之意○殄田典反愠紆問反隕韻謹反
云棫即柞也字林干目反棫蒲具反又蒲蓋反下同
兌吐外反又徒外反恚一遂反隊直類反蹊音弓櫟

詩經卷之三

燕天

音歷按如誰反後同去羗呂反惡惡上
烏路反下如字脫通外反本亦作兌
其喙矣傳駢突喙困也說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

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械
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太王辟狄

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混音昆駢徒對

怖上音皇反使所吏反惶說律不至喙矣正義曰以

今文王不絕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

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人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

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械之木拔然生柯葉矣

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路兌然矣言無征伐之

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已乃驚走

而美之也傳肆故至成蹊正義曰肆故今所墜

以愠為恚說文云愠怨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

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為徑路之名兌是成

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

其眾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

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荒穢故因士眾之過得成

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與鄭同也帝

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

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

說以中毛義以為柞械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

則周之正月柞械未生以為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

詩經卷之二

卷之二

長篇

邑下有則字

也大王以國小狄彊戰則民死為害其民寧棄其地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衆兵彊足得平彼混夷過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成周道興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章言混夷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虞芮質厥

成文王蹶厥生

傳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相乃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

歸下有周字

大上有日字

之而歸者四十餘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勤其絲絲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胡臘反竟音景挈苦結反間音開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云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奏奔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注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禦音同侮亡甫反相息亮反道音導本亦作導折之

詩經卷之二十一

廿三

設反衝疏虞芮至禦侮。正義曰：言文王遵大王之
昌容反詰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二國之君有爭
訟事來詰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
衆，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
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疏附之臣，我
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上承大王之
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上承大王之
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承大王之基
至餘國。正義曰：釋詁云：質，平也。成也。則三字義同，故
以質為成，以成為平。言由諸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
蹶動釋詁：文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
書也。蓋往歸焉，家語作：蓋，訓何也。成文，不知出何
宜為蓋也。入其邑，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路，謂如王之制
文道，謂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其為地道，尊右故
也。斑白，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為地道，尊右故
其挈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卿為士，
大夫為卿，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

大。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虞芮至，
言大王於縣，縣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
王勤其生，故知動被初生之道，命之使大，故云廣其
德而王業日益大，謂大於大王之時也。此直增動太
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縣，縣者明大王於縣，縣之中
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之勤，率下至禦侮。○正義曰：此
後之初生，故連言之。○傳：率，下也。禦侮，此能率其臣下
以臣有四行，故解其名之義。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
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
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法在君前，後故曰揚
先也。奔者，走也。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法在君前，後故曰揚
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揚
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
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四行而己，不指其臣雖有
賢聖，不過此矣。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雖有
某為疏附，其為禦侮，故君爽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
有夏亦惟有若號淑，有若閔大有，若散宜生，有若泰

顯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
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
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
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
人矣不當伐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
與三子見文王於姜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
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也遠方之士至是
非疏附與自吾得也遠方之士至是與自吾得由也
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
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人一以與前
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一以與前
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為之說耳孔子以已第一行與前
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為一也
四人各為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
我至趨之○正義曰予我釋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
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而云我所事不明故辯
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而云我所事不明故辯

蘇九章章六句

故也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卷第十六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之也。抱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斫力。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棫雨逼反。樸音卜。沈又待卜反。

芄芄棫樸薪之楨之傳

興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楨也。樸

抱木也。楨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

國家得用蕃興。云白楨相樸屬而生者。技條芄芄

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

之。○芄薄紅反。楨音酉。字亦作楨。弋九反。云積木。斫也。抱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斫力。

召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傳趣趨也云辟君也君王

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

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下。辟音壁注及

毛以爲凡凡然技葉茂盛者是彼械木之撲焉而叢

生也我農人得折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

得也我國家得微而取之秀者乃被賢人之叢集而衆

也我國家得微而取之秀者乃被賢人之叢集而衆

其與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在

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凡凡然技葉

茂盛之械相撲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

祭肅敬之君王薪燎以供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容

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供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容

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事上帝是械撲之狀故爲盛也

之云樸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也

木云樸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也

在薪下故知樸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

以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之似聘取賢人積

多國家得用者與然蓄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爲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按至燎之謂蓄殖興盛言

國家昂大之意也。○白按至燎之謂蓄殖興盛言

屬而生者冬之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撲屬而

微至注云撲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撲者亦謂根

祭

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之事則此亦祭事禋之與大宗伯禋燎文同故知爲時

用是禋所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

歲所須禋燎取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

季冬乃命取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

其技葉茂盛凡凡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

枝迫連相附著之貌故以撲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

星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標燎之文准
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標燎者彼煙
禮祀實柴標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標燎并煙
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禮之言煙周人尚臭
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其禮皆同故得為標燎之
也皇上帝則此亦宜然彼注以皇天為北辰羅魄寶上
帝為五上帝則此亦宜然彼注以皇天為北辰羅魄寶上
立所祀天皇帝則此亦宜然彼注以皇天為北辰羅魄寶上
為一而月令分之者以昊天上帝自相顧司服云王禮以
昊天上帝則服六袞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
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之無所
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
官神仕之職相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
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總言三辰以爲兼
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祭之兼以爲兼及天
神與者此及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標燎之限則月為
神與者此及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標燎之限則月為

標祭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
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之謂也
又以月為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
陰之精上為天使然以天使從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巳
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巳
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為祭天之神也文王受命
稱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王立搜配注云文王受命祭
天立搜以配之諸儒皆以為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
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
以言搜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禘而郊圓丘所
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此知搜祖
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大
禘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星大
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祭天星大
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祭天星大
釋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非謂萬民皆當標
薪之標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標

詩統卷之三

三

周禮

義為長○**傳**趣趨○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
故轉為疾趨○**傳**辟君至積薪○正義曰辟君釋詁
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文
王也文承上撫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濟濟辟

王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傳**云璋璋璜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璜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璜○璋音章璜在

裸古**奉璋**我我髦士攸宜**傳**我我盛壯也髦俊也

亂反奉璋我我髦士攸宜**傳**我我盛壯也髦俊也

云士鄉士也奉璋之儀我我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本又作俄五**傳**濟濟至攸宜○毛以為文王能任賢

歌反髦音毛**傳**為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

璋之時其容儀我我然其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為

臣奉璋是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

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

士之亞裸之時容儀我我然其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為

曰璋○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璜則不以此為祭

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

肅云群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

至璋璜○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

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

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

邊璋皆是以璋璜也璋璜之故知璋是璋璜王肅云

一本有圭璜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璜未有名璋璜為

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我

我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璜矣祭之用璜唯裸為然

詩統上之三

四

周書

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溥舟行貌
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稱而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
之。○舟。○止。○者。○誤。○也。○方。○言。○稱。○而。○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
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為
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為
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軍。○皆。○謂。○六。○軍。○為
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云。○整。○我。○六。○軍。○皆。○謂。○六。○軍。○為
也。二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至百人。○云。○整。○我。○六。○軍。○皆。○謂。○六。○軍。○為
國三軍。今周王不以師夏官序文。禮天子行謂出兵征伐
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為軍。萬二千
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為梁。裸將于京
皆是以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
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故為此解耳。鄭文王
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實。故若此。解耳。鄭文王
言未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不違其
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辨六軍而稱六師。不違其

天下有能守

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申此箋之意。是
自持疑也。又臨頌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
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
謂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
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
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
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其誓云。乃召六卿。注云
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郃后稷。上公之封。大國
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
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
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倬彼雲漢為章
于天。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云雲漢之在天。其為
文章。譬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角。反。倬。陟。
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云周王文王也。文

詩統卷之三

六

晉

玉上有金字
精下有之字

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

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疏曰周王至作人○正義

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

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餘矣六年乃壽王

後言不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變

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追

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

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

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

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

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反注對回反注同琢勝角

一云鄭息亮反研倪延反勉勉我王網紀四方

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我王謂文王也以網罟喻為政張之為網理之為紀

音古追琢至四方○毛以為上言文王之表章此

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實性故也

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為聖教者由本心性有

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言文王之有

聖德美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

故網紀我四方之民其能行善道不倦之文章王以此

為申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

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

民皆貴而愛之奸而樂之如金玉之寶其音視而觀

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其餘同○追彫至相質

故以追為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王曰

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又先公之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先是先公之業公劉以后王之君并脩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王之君并脩公劉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王則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往而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得周祿是叙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亦干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干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干祿之事也脩言文王之與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

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辭不復及焉

彼旱麓 榛桔濟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 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

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 林○榛側中反字

人反楷音戶草木疏云楷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薔 上黨人蔑以為管箱又屈以為釵也樂音洛下同被

皮為 **豈弟君子** 干祿 豈弟 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

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

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 亦作愷又

作凱苦亥反樂亦作悌徒禮反一音待豈 豈弟 樂也弟易也後豈弟皆同易以豈反下同 豈弟

獨作得 君下有 豈字

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

德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瑟黃金所以流鬯也

拒音巨黑黍也鬯救亮反以黑黍米搗鬱金草取汁

而煮之和釀其酒其氣芬香調暢故謂之拒鬯勺上

灼反字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攸所降下也

又戶江疏瑟彼至攸降○毛以為上言大王王季有

反注同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為西伯

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絜鮮者乃

彼圭王之贊而以黃金為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拒

鬯之酒為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

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

之天子賜之圭瓚即福祿下也○鄭以黃流謂鬯

酒為異餘同○王瓚至圭瓚○正義曰瓚者器名

以圭為柄主以王為之指其體謂之王瓚據成器謂

之圭瓚故云王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

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也

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漢注

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

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拒鬯圭瓚其意以

為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

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右稷封為

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矣得為西

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拒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

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為伯

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為東西伯故以九

命言之也○瑟所乙反又作瑟黃金所以流鬯也

狀故云絜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

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拒鬯也傳一占是賜圭瓚必

鬯隨之故知黃流即拒鬯也傳一占是賜圭瓚必

箋直以拒鬯為黃流者拒鬯也傳一占是賜圭瓚必

者釀拒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

之拒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

之拒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

喜下有樂字所上
有其字
化下有其人二字
作人二字無

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拒為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變云為鷓鴣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

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疏云退

民喜得所變為悅宣反豈第君子退不作人變云退

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疏飛

至作人。毛以為大王王季德致明察著於上下其

上則為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

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變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

二句別具變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

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

下得所使之明察也。為鷓鴣至得所。正義曰中庸引此二

類解詰以為鷓鴣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鷓

之類也說文云鷓鴣鳥擊小鳥故為貪殘以貪殘高

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

牲作驛牡二字

祀上有祭字

類解詰以為鷓鴣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鷓
之類也說文云鷓鴣鳥擊小鳥故為貪殘以貪殘高
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
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
鷓鴣在梁以不驚為善不應以高飛為義且下云退
不作人是人變惡為善於喻民為宜禮記引詩斷章
不必如本變言年豐畜碩也變

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
牲故舉二者。驛息管反字林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傳言祀所以得福也變云介助景大也變享許丈反

音界疏清酒至景福。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事
後同疏以神事有清潔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
其赤壯之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
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我之福疏鄭以介

詩疏卷之二十一

十一

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
 子猶民之燎柝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莫莫
 施貌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
 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萬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云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
 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
 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
 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
 緣先祖則迷降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
 違先祖之正道言其降先和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
 申以百福千祿焉。葛也至而起。正義曰序言
 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葛藟延蔓為喻故知
 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
 先祖故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側皆反本作齊疏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
 齋莊也下同。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
 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亦由母
 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由成也
 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
 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
 下民變惡為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
 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勉之賢亦生
 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
 遂致歌詠見其數美之
 深緣之以為後法耳

思齊矣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

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

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

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

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反後同沈音眉行大妙嗣徽音則百斯男傳大妙文

王之妃也大妙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

又常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

為京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為大妙所慕而

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妒進敘衆妾則能

此男得為周藩屏之備也言大任能上慕

子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是以京室為地名為異

同齊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

左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

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

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之

至甲小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

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為故知思其地無愆過

禮也能為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過

既數美之周京俱是地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

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

穀梁傳曰會於温言小諸侯也正義曰定六年天子

傳太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時也
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太叔
意以大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
子能有大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
姁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
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
宰康叔為司寇季為司空通武伯
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
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弟
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
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與管蔡
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
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
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
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
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縶曰
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
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
封次聃季載其次不伯

文上有言字
無下有有字

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謚何所據而別於
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
則其弟無明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
文以正之
宗神也恫痛也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
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
其所行者無是疇傷其將無有殛禍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妻也御迎也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
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
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弟又曰越乃御事
刑正也御事刑正也御事

詩經

卷

二

御事

牙嫁反鄭魚據云適丁疏王惠于至邦家。毛以為文
歷反最許王反下同。疏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
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群公以安寧
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
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能施禮法於
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為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
弟親族之內言以親亦化之又以親族其化自內及外
之家國亦令其元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
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為文王雖聖能屈已
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諮訪
大臣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名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
怨恚其文王所行若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為者
言其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
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按符其妻以禮法也。以此
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按符其妻以為政教之本
也。此之故又能為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
云陳其宗器也。宗廟為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

是宗廟先公坊云宗神也。悃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
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謠於大臣順而行之
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入能行善則神明所悅文王
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入能行善則神明所悅文王
用臣得其任而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
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
言文王之聖不怨先以順神為本又於時宗廟有大
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
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
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閏天而謀於
南宮誅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
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
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
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
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尹侯蔡公原公也案

詩疏

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爲
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刑法至御迎之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
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
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
迂故毛讀爲迂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
家○寡妻當是賢之○正義曰以上言大姁之賢於
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爲寡有之妻言其賢也
讀御爲馭以御者何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
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
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
始是正已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已妻以及天下之
正已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
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爲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
兄弟之法又能爲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已也言
兄弟康誥文周公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引
乃御事大誥文時公康叔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

此二事證寡爲少雖雖在心肅肅在廟傳雖雖和也
有御宜爲治也

肅肅敬也○云官謂辟離室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

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辟必亦反下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云

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離也有賢才之質而

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

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知毛音亦厭也鄭食夜

本作保安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

射厭也非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

也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離德如此故

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著不已之

而自已言化之深也音。烈毛。字。鄭作厲力世反又

古雅反行下。音。雖。雖。至。不。瑕。和。以。為。文。王。之。德。行。

孟。反。下。皆。同。音。雖。雖。至。不。瑕。和。以。為。文。王。之。德。行。

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

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為。不。顯。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

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六。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

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

臣。離。離。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臣。離。離。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

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

和。祭。祀。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養。老。則。

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離。其。群。

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

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

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於。人。

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

自。已。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亦。其。宮。謂。至。之。宜。

○。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宮。謂。至。之。宜。

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

言。亦。者。行。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

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官。在。廟。為。下。事。之。總。目。

廟。是。祭。祀。則。官。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

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

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

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太。學。王。制。說。太。學。天。子。

曰。辟。離。則。辟。離。是。養。老。之。官。矣。故。宮。謂。辟。離。官。也。又。

持。統。卷。之。三。十。三。

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為群臣功
者不文王之事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
展肅敬之心故尚敬而所言及群臣者以臣下感化
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
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
顯為顯則是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言安無厭
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言安無厭
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臨觀聖高
大○正義曰臨觀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
故事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高
在宮在廟先禮養老輕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
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
靡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特有賢
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惟
固容多品或內敏而外納或就儒志強故有賢
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八藝之使射為其一

之所行未周備所以今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
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筆亦養老之詩而云序賓
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
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
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
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來備
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
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
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卦象辭○釋故至假大○
正義曰釋故今我大烈業假大皆釋故至假大○
人者不繇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厲假至之
深○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厲假故云皆病也說文云
厲疫疾也或作癩疫病也是厲假皆為病之義也定
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訓疫字義不得通瑕已
釋詁文以厲疫不瑕與肆我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疫
亦是病入之事殄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不然則二文
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

其上有謂字
五下有之字一本在
作之

之也。以文王在辟廬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入亦
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廢之行
者不巳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
為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
病害人者輒得入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言性與
而特行禮乃變也。愛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
天合也。愛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
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
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傳第音悌亦作
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傳造為也。愛云成人謂大
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
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斃譽髦斯

士傳

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後士



云古之人謂

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
令此士皆有各譽於天下成其俊又之美也。音亦斃

士上有後字

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音亦斃
於有譽之後士也此王肅語令力成反又音刈音聞
至斯士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
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
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
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
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
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
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為髦俊也鄭以為文王
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
之以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

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
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
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
夫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者謂大
俱得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
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
之有名譽而為髦俊之士此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
化人於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傳**言性與天合○
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為法
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謙者而自入於道
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何
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傳**式用至
備○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
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
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
所以得不用達者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
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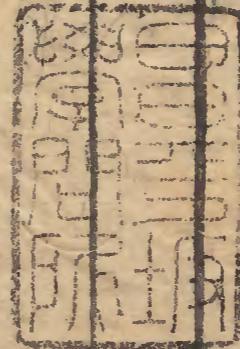
佛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為不諫為短也
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可諫明有不能者
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死於一不求備具
焉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與文此言文王之
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與文此言文王之
仁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
當取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
祭其意謂文王之朝者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
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
○**傳**造為○正義曰釋言文有為者謂所背有業不
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
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傳**成人至造
成○正義曰箋以此為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
人故為大夫上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為子
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為皆有厚
德○古之至俊士○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



句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

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曰
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古之至之美○正其
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
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
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此
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六十六之三

文九下甲

